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

SHIJI JINGCAI
ZHENTAN XIAOSHUOXUAN

世界精彩 侦探小说选

15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

(美) 克拉克·霍华德等 著 王淼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SHIJIE JINGCAI ZHENTAN XIAOSHUOXUAN

世界精彩 侦探小说选

(美) 克拉克·霍华德等 著 王淼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精彩侦探小说选 / (美) 霍华德等著; 王森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108-0192-1

I. 世… II. ①霍…②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2635号

世界精彩侦探小说选

-
- | | |
|-------|--------------------------|
| 作 者 | (美) 克拉克·霍华德等 著 王森等 译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徐尚定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0/2/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邮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
| 开 本 | 890×124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2.25 |
| 字 数 | 302 千字 |
|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0192-1 |
| 定 价 | 29.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智慧的文学与智慧的大师(代序)

侦探小说是以罪犯犯罪、侦探寻找证据,并进行推理破案为主要故事情节的小说模式。侦探小说自出现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文学样式之一。由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破案大多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被称为推理小说。

侦探小说一向被人称为“智慧文学”,是世界文学中少有的畅销类型。如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侦探小说,曾被翻译成一百多个国家的文字,据统计其累计总印数居世界图书发行量第二位(第一位是《圣经》)。目前在欧美国家,侦探小说的销量仍然占到图书销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目。

侦探小说起源于19世纪中叶,从诞生至今,涌现出几百位知名作家、几千部优秀作品,出现过三个黄金阶段。美国著名作家艾伦·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但他不是侦探小说创作第一个黄金阶段的代表作家。在第一个黄金阶段,柯南道尔是领军者,他塑造的侦探福尔摩斯形象深入人心,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虚构人物。在第二个黄金阶段,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声誉鹊起,她塑造的大侦探波洛的形象也受到侦探小说迷们的高度评价。在第三个黄金阶段,由横沟正史创作的日本侦探小说《金田一探案》相继登场,其侦探人物金田一同样引起侦探迷们的浓厚兴趣,并由此拉开了侦探小说由西方向东方繁荣过渡的序幕。

当今的世界文坛上,已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著名侦探形象,除了福尔摩斯、布朗神父、波洛、金田一,还有黑人侦探、美女侦探、流浪汉侦探、间谍侦探、滑稽侦探,等等。这些侦探形象各有特点与所长,给人

的印象非常深刻,不但丰富了侦探小说的舞台,也丰富了侦探小说的风格与流派,令读者目不暇接。

侦探小说家不仅把侦探描写得有血有肉,令人惊叹而讨人喜欢,而且其塑造的罪犯往往也各具个性,由此也增加了故事的离奇性与丰满度。再加上对破案过程注重细节的描述与挖掘,从而使侦探小说的故事叙述细致而具体,无论是案件的本身还是社会环境氛围,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但侦探小说最关键的还是情节的安排。由于侦探小说是一种程式文学,故事的展开有一定的模式,因此要想把故事写得精彩,尤其考验作家的功力。一篇成功的侦探小说必定有其严谨的结构与精妙的布局。侦探小说家在设计故事框架时,故布疑阵,让读者进入迷宫阵中,把读者吸引得如痴如醉。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仿佛是进行一场高级的智力游戏。读者总是身不由己地参与到解谜的过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时而迷惑,时而紧张,时而兴奋,等到最后水落石出之际,才会大舒一口气。

侦探小说创作时至今日,已经硕果累累。当代的侦探小说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进行尝试,力求新的突破,创造新的高峰,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产生了不少可以与传统的大师作品相媲美的佳作。而短篇侦探小说一直是侦探小说的主体样式,并且得到了读者的青睐。本书精选了17篇当代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优秀短篇侦探小说,篇篇都是当今侦探小说界的一流佳作。入选的作家在侦探小说文坛也极具代表性,如短篇侦探小说之王爱德华·D.霍克、美国著名悬念小说之王唐纳德·奥尔森、美国当代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等。这些小说布局精巧,语言生动,让读者得以一览当代短篇侦探小说的风貌,获得美妙而独特的阅读体验。

咖喱

2009年10月于北京



目录

罪有应得	001	
	033	黄雀在后
杀手凯勒	047	
	079	法勃与驯鹿凶手
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	093	
	117	失踪者
雪 鸟	139	
	167	有遗嘱的地方
游轮上的谋杀案	187	
	205	遗产谜案
双面人	221	
	237	第一任丈夫
嘉宝的膝盖	269	
	299	当头一棒
燃烧的马尼拉	315	
	347	坐收渔利
最后的酬金	371	

罪有应得

克拉克·霍华德



孟菲斯私人侦探朗·布雷德正坐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脚放在二手的折叠式书桌上，正在阅读《商业诉求报》的早间版。这时，地区邮递员埃尔莫·基尔敲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早晨刚到的邮件。

“早上好，布雷德，”基尔说，“这种鬼天气有变好的意思吗？”

“早上好，基尔。没啥好消息，今天潮湿闷热，今晚潮湿闷热，明天还是潮湿闷热，我想，怕是永远都得潮湿闷热了。”

“嗯，唉，我想这就是我们住在密西西比河边的天堂要付出的代价吧。”他说着，递给布雷德几份邮件。“很多人还没有福气住到这泥泞的密西西比河边上呢，这里可是每天晚上都有鲶鱼吃啊。”

“你说到点儿上了，埃尔莫，天天能吃到鲶鱼，天气坏点也就无所谓了。”

埃尔莫走了，布雷德开始用一把弹簧小折刀拆他的邮件。很多年前，他在北面大约五十英里的肯纳特县担任治安官时，逮捕了一个喝醉酒扰乱治安的黑人，从他手里缴获了这把小刀。相比星期四早晨而言，今天的邮件有点少，可收到了一张支票，这让布雷德很高兴。那是帮金匠百货商场处理鞋业部门一个被怀疑有偷窃行为的店员所得的报酬。那家伙很鬼，9.95美元的一双鞋加上10美分的销售税，他没有全部记入现金出纳机，而是截留了5美分，登记了5美分。如果有人问起，他就会说他按10美分键用力不够，可以通过按下10美元键来找平——这样现金就可以和销

售记录对上了——但若没人注意，现金部分有时会多出 10 美元，关门以前就会有销售员顺手牵羊带走一张 10 美元钞票。

这就是朗·布雷德的工作：对付不忠诚的店员，盯梢，侦破保险诈骗案，调查离婚案，寻找走失的人，为田纳西州西部银行协会的债券公司做些背景调查，等等，没什么大活。很多年前，他卷入了肯纳特县的一起凶杀案，他是给一个老法官，也是他的导师帮忙——可是出了意外，布雷德最终帮助一个被控有罪的凶手逃脱了牢狱之灾，这不仅使他失去了老法官的友谊，而且断送了他肯纳特县的好名声。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天早晨，布雷德打开的邮件里有一封是来自密西西比州坦普尔监狱，那里是约克姆县的政府所在地。布雷德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带横线的笔记本用纸，上面是整洁的铅笔字迹。

亲爱的布雷德先生：

我叫爱德华·布利斯，现在在密西西比州约克姆县因谋杀罪受审。

在这宗罪案里我是无辜的，但是证据对我很不利，我肯定会被判罪。

为了表明我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谎，我在此向你坦白几年前我在孟菲斯的一件杀人案，在那宗案件里我被宣判无罪，其实我是有罪的。可是在这宗案件里我的确无罪，我需要有人帮我证实，否则太晚了我就会送上密西西比的电椅。

我在杂志《侦探》上看到过你，知道你帮助过一个被控谋杀、名叫比利·克莱德的家伙成功脱狱。我需要有人这样帮我一把。我在坦普尔农民联合银行的储蓄账户里有一千六百美元，如果你来帮我，就都付给你。

你的诚实的

爱德华·布利斯

布雷德想，这是他看过的最可恨的信件了。有人说自己以前杀了人却被宣判无罪，现在却为没干过的事被定罪。

布雷德凝视着他的书桌，努力集中注意力，回忆孟菲斯的爱德华·布利斯被控谋杀案。他模糊地记起了那件案子的来龙去脉。当年比利·克莱德遭冤狱，被控谋杀，自己帮他洗脱了罪名，克莱德被减刑，当庭释放，自己却也为此深受影响。当初克莱德被控谋杀肯纳特县的一个年轻女孩，布雷德抓到了他，并把他从德克萨斯州的克莱普尔带回田纳西州。布雷德考虑到克莱德没有合适的代理人时，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没什么能力的二战退伍老兵。那时候，他的心思全放在这个案子上，没太注意一件地区谋杀案，涉嫌者叫什么爱德华·布利斯，这一点都不奇怪。

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人怎么样，侦探想，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这封信。

布雷德把脚从书桌上放下来，伸展开瘦长的身躯，从架子上取下蓝色泡泡纱外套，锁上门，从两段磨得发光的木楼梯上走下来，来到外面雾蒙蒙的孟菲斯大街上。

在几个街区外的谢尔比县立图书馆，布雷德填好了查阅爱德华·布利斯谋杀案的申请表。十分钟后，图书馆管理人员，一个蜘蛛般瘦削的南方老女人带他走进了后面一间满是灰尘的屋子。里面全是报纸架，上面是以前的孟菲斯《商业诉求报》，都用皮革装订成册。她指着其中一册，好像在宣布一项艰巨的任务，“你得自己把它搬下来，我可再也搬不动这么沉的档案了。你可以把它放到那边那张桌子上。”她指着一张破旧但是显然样子很结实的阅读桌说，“你想找的东西从十月十号开始。看完放回架子上去，可不要给我留下什么活儿。”

“是，夫人，当然不会。”布雷德答应道，“感谢你帮忙，你可

真是热心肠，又和蔼可亲。”

蜘蛛似的女人用勉强能听得到的声音哼了一声，走了。

布雷德坐下来，翻看报纸。

爱德华·布利斯被控杀了罗伊·瑞福思，罗伊的妻子叫邦妮·李·瑞福思，她是皮博迪旅馆的理发店的美甲师，她的丈夫在那里做夜间接待员。

爱德华·布利斯是毕晓普花球（“毕晓普球茎花，花开最美丽”）种子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他的营业范围是个四方形的区域，从密西西比州的圣路易斯出发，东北边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东南面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西南到阿肯色的小石城，西北到密西西比的春田市即斯普林菲尔德。孟菲斯大概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

爱德华无论什么时候到孟菲斯，都要待上四五天，他会在皮博迪理发店理发，在理发椅上让皮博迪的美甲师邦妮·李·瑞福思给他修理指甲。邦妮·李总是穿着一套白色坚挺的衬衫短裙套装，按照习惯，衬衫最上面的纽扣是松开的，借以鼓励客人给小费，并吸引他人注意。这个松开的纽扣是给爱德华·布利斯准备的，从他坐的电动理发椅上，正好看到邦妮鼓鼓的前胸上的乳沟，薄纱乳罩的两个罩杯之间用一朵绣上去的粉色玫瑰连在一起。不知何时，爱德华·布利斯开始每天都要来修剪指甲。

根据法庭提供的证言，事情开始于邦妮正餐休息时分（南方的正餐时间是一天的正午，晚餐是指傍晚的那顿饭），那时爱德华会回到旅馆房间，邦妮和他约在那里见面。审判中邦妮坦白，他们的性事虽不能说令人狂喜，但也差不多。她说自己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会在女人的豪乳上做文章的男人，他甚至给她的乳房起了名字：萨利和梅布尔。

一向滥情的单身汉爱德华迷上了邦妮·李·瑞福思，他不仅



增加了对孟菲斯的销售访问（为了在那对里多待些时日），还在墨西哥提华纳市订购了大量的性指南，以备和他的“热辣战马”邦妮操练时参考。

出庭作证时，爱德华无法确切地回忆起他是何时决定要和邦妮终生相伴，要相伴那就一定要邦妮和罗伊·瑞福思离婚。年轻的邦妮每日忙于享受她那花痴般的乐趣，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她绝没有想要和南部最好的旅馆的夜间接待员离婚，去嫁给一个——一个花种推销员，上帝啊，那怎么可能！爱德华似乎不是第一个她利用正餐休息时间约会的客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用最庄重最诚实的语调向爱德华解释，她是神圣基督浸礼会福音派羔羊教堂所属的信徒，曾发誓要和罗伊·瑞福思厮守终生，所以离婚是不可能的。

爱德华说邦妮的态度让他傻了眼，但是他从没有——不可能有，以前也没有——考虑过要谋杀罗伊·瑞福思，让邦妮变成寡妇。天啊，他爱上她了，彻头彻尾地为她而疯狂，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除了谋杀以外的任何事情。他发了誓，在上帝和田纳西的十二个好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发誓，他说自己对罗伊·瑞福思在星期二半夜离开工作岗位后的意外情况一无所知，验尸官认为罗伊是在去皮博迪车库取车的途中，被一个从暗处冲出来的家伙用碎冰锥在胸前扎了五下致死的。

不是邦妮干的，她的不在场证据很有力：谋杀发生时，她正在斯特兰德剧院放映间的地板上风流快活。放映员证实此事；他说那会儿正在放映泰隆·鲍华的电影。

如果不是因为邦妮·李自己风流成性，她就不会失去她唯一爱过的男人，成了可怜的伤心寡妇，陪审团可能会严判爱德华·布利斯。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又一直没有找到凶器，所以他还是被判无罪。

宣判以后，邦妮用她已故丈夫的保险金在皮博迪对面开了家

自己的美甲兼美容院，起名叫萨利和梅布尔的店，她从没说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爱德华·布利斯被毕晓普花球种子解聘，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阅读了孟菲斯案件卷宗两天后的一个早晨，朗·布雷德来到了密西西比州。约克姆县在孟菲斯南面一百五十英里，他沿着51号公路方向开去。他的脑海里还没理清为什么要去那儿。当然，爱德华·布利斯有一千六百美元存在坦普尔农民联合银行里，就在他的受审之地约克姆县。布雷德开着他的1949年出产的斯图贝克得胜者小轿车疾驶在高速公路上，十分愉快。这辆斯图贝克是他拥有的第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已经成了他的宝贝。前后都有保险杠，有两个聚光灯，白胎壁轮胎，一部收音机，还有一个电子闹钟。车是亮黄色的，开到哪里都会吸引众人羡慕的目光。当然大都是在孟菲斯城里，因为布雷德很少出城，只是一到星期日下午，他会从居住的旅馆附近租的车库里把车开出来，经过密西西比河上的四车道大桥，开到阿肯色州的西孟菲斯去，然后原路回来。如此反复多次，人们就会注意到他和他的那辆明黄色的小车。大桥开通于1949年，布雷德的这辆斯图贝克也是那年买的，所以他觉得这辆车和那座桥，两者之间有那么点关联。

他向正南方开去。密西西比中部是连绵的群山，山间平坦的空地上散布着棉花田、稻田和玉米地。但最终促使他作出南下决定的真实原因是对他爱德华·布利斯的好奇。布雷德想知道，是什么使这个人认为供认早年间被判无罪的一宗谋杀案会帮他逃脱眼前自认为无辜的这起谋杀案的指控？布利斯在眼前这桩案子里真有可能是无辜的吗？能否证明这一点？

我想我很快就能搞清真相，他这样想着。这时已是下午晚些时候了，他远远就看到了高速公路上的标志牌：欢迎来到美国奶

油豆之都——约克姆县。

约克姆县监狱在坦普尔镇上，建于1863年，是由当时附近美洲狮湿地战俘营的联盟战犯用采石场的石块垒起来的。在联盟和邦联制定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原则中，让战俘干这样的活是不合法的，但是，每天参加这样的工作，就会在晚餐时得到一份特别的配给——于是，约克姆监狱就这样建起来了。

约克姆监狱的长官骨瘦如柴，长着一张鹰脸，扎着腰带，穿着吊带裤。他怀疑地盯着布雷德：“你说我的犯人给你写信要你来看他？”

“是，没错，长官。”

“你带着那封信吗？”

被告的信件可轻易不能给司法长官看，布雷德答道：“没带，我把它交给我在孟菲斯的律师了，如果我在这里遇到什么麻烦，他会用它申请联邦法院的指令，允许我探访布利斯先生。”

“哼，你可真能耍小聪明。”长官说着，从墙上的挂钩上摘下一个圆形钥匙板，“我也没什么好话，私人侦探先生。看也没什么用了。审判昨天已经结束，陪审团正在商讨，你的布利斯先生会被判有罪，而且会被判坐电椅。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被转到密西西比帕驰曼州立监狱。要我说，他挺幸运的，搁在八九年前，他这个罪就得绞死。那也是他罪有应得，用碎冰锥把莱尔·金先生这样的好人扎死。”

啊！一把碎冰锥，布雷德想。

长官带布雷德来到监狱后部，有一排十间方形石块砌就的小牢房。第一间里两个喝醉的黑人正在酣睡。另外八间都空着。爱德华·布利斯被关在十号房里。长官在牢房和对面的墙壁之间的过道中放了一条木头凳子，对布雷德说：“就在这儿，不要靠近，明白吗？”

“明白，长官，谢谢你的好心。”

像那个蜘蛛般瘦削的图书馆员一样，监狱长官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哼”了一声，然后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他把中间连接处的门开着，这样就能盯着布雷德了。

爱德华·布利斯方下巴，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黑色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是那种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男人。他身穿黑裤子，白衬衫，领口敞着，领带结扯下来几寸，印着图案的领带耷拉着。他坐在牢房里靠墙摆着的铺位上，身子向前倾着，前臂抵在膝盖上，其中一只手里擎着一支细细的手卷的雪茄，阴郁地看着布雷德。

“你是谁？”他问道，语调中的疲倦盖过了挑衅。

“我是朗·布雷德，从孟菲斯来，你给我写了一封信。”

囚犯脸上马上换成了惊讶的表情，立刻又充满了惊喜。他扑向栏杆。

“是啊！是的，是我写的！天啊！没想到你会来！”他兴奋地拍着手，“兄弟，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布雷德说，“咱们还是先看看我是不是有办法帮你。”

布利斯从后面的口袋里扯出一个支票本，“我告诉你那一千六百美元的事了，是吧？”

“对，你跟我说过。给我开张一百的支票，是到这儿来的开销——”

“不，听着，布雷德先生，全都给你——”

“我不想全要，布利斯，如果我能帮上你，我们再谈其他的费用。”

“当然，当然，听你的。”

布利斯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个铅笔头，开好支票，要从栏杆里递出来，布雷德止住他，“把它从地板上推出来。”他说道。布利斯照做了。布雷德坐在凳子上，把支票捡了起来。等牢房里的布

利斯坐了下来，布雷德往前倾着身子，胳膊放在膝盖上，说：“把你想说的都告诉我吧。”

布利斯跪下来，和布雷德高度一致。“嗯，以前在孟菲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都知道了，是吧？”

“我知道的都是报纸上报道的情况。”

“是的，嗯，除了我的证言，都是真的。我说不是我干的，是我撒了谎。我杀了邦妮·李的丈夫，我是说，我疯狂地爱上了那个女人，觉得自己就是必须要拥有她。我知道她永远不会离开他；这一点她跟我说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消失，她就会转向我这。她就是我的了。”

布利斯停顿一下，深吸一口气，又继续说下去。

“我在小石城做完销售后去孟菲斯的路上，在阿肯色的一个小镇商店里买了把碎冰锥。那时，我并没想一定要那么做。但是回到那里，回到皮博迪旅馆之后，修了一次指甲，邦妮来到我的房间，我们那个……之后，我是说她……我……嗨，我就知道我得行动了，我要行动了，我必须得动手了。”

布利斯无助地耸耸肩膀。

“我知道她的丈夫半夜离开，我就在旅馆停车场等他，藏在他的车旁边。他走过来时，我朝他的胸口扎了五下，非常快，扎进去拔出来——五次——。”

“你把碎冰锥怎么处理了？”

“把它扎进水边公园的一棵树上，全都扎进去，然后把把手掰折，远远地扔到河里去。”

“那你是怎么被怀疑上的？报纸上说得不清楚。”

“是邦妮·李。”他回答时的口气好像提到这个名字都脏了他的嘴似的。“警察盘问她时，这个小荡妇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警察了。”

布雷德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在凳子上，身体前倾，靠在膝盖

上。“好了，继续说。”

布利斯也站了起来，“我被判无罪后，邦妮·李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她告诉我离她远点，要么就让我进监狱。于是我离开了孟菲斯，当然工作也丢了。在伯明翰、小石城等那些我过去做过销售的地方逛来逛去，我很了解那些地方。能找到啥活就干啥活：洗碗，货车装卸工，还做过拾棉工，那会儿差点累坏了我的背。那以后，有一天，我在维克斯堡时，听说了莱尔·金这个家伙。他住在坦普尔，一个有钱的小伙子，是个棉花商。他刚建好自己的一个大宅子，想找个花匠，把环境美化一下。想养各种花卉、灌木、地被植物等等。因为我有以前在毕晓普公司卖花球和种子的经验，就北上到了坦普尔，申请这份工作。金先生欣赏我对花球及种子的广泛了解，知道什么时候种、怎么培育等一系列知识，他把这份工作给了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布利斯自豪地抬起下巴，“我成了个非常优秀的园艺师，我发现自己干这活儿很有天分。金先生和我，我们把那里搞得红红火火，他对那个地方非常得意，一直给我红包——”

“好了，布利斯，你成了园艺高手，”布雷德干巴巴地说，“还是说点重要的吧。”

囚犯往半空中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我在那儿工作之后不长时间，金先生的妻子，黛安，我们彼此注意到对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那种真正的注意，她是那种漂亮的富婆，有太多的闲暇时间。他们没有孩子，金先生很多时间都在外面，作为棉花代理商，要在南方到处旅行，估价并买下那些还未收获的作物。只有周末在家，而且他对庭院和美化环境比他妻子更有兴趣。”布利斯耸了耸肩接着说，“过了一段时间，每个星期，黛安越来越依赖我的陪伴。她常在中午请我在露台上吃顿愉快的正餐，要么就是干完活之后喝杯冷饮，有时进屋子里吃顿安静的晚餐。我陪她的时间比她丈夫陪她的时间还长。”说到显明处之前，